請于王而自執之則必不請于王而自治之仲幾之
罪王無所上下其間雖歸猶弗歸也

夏六月癸亥公之喪至自乾侯　戊辰公即位

季氏舍公之子而立其弟衆論有不協者議久而決
始迎喪歸故喪至在六月之後者季氏之專制也諸
侯五日而殯喪自外至則以初喪之禮治之既殯而
後即位故即位在五日之後者定公之循禮也非季
氏之專制也李氏曰胡氏引康王延入翼室之事此

乃柩前之定位非告廟臨群臣之即位也

秋七月癸巳葬我君昭公　九月大雩　立煬宮

番陽萬氏曰煬宮者考公之弟也魯之以弟繼兄而立葢始于此昭公在魯已立公為及其在鄆又黜公為而立公衍則國固有適嗣矣季孫舍適嗣不立而立其弟定公恐人之議己于是而立煬宮若曰一生一及此魯之舊制非吾私意也

冬十月隕霜殺菽

三月公會劉子晉侯宋公蔡侯衛侯陳子鄭伯許男曹伯莒子邾子頓子胡子滕子薛伯杞伯小邾子齊國夏于召陵侵楚

晉以蔡人之請而謀伐楚乃能上致天子之元老下合十八國之諸侯即素服于楚者亦皆來會可謂極盛其所以為名必不專為蔡也楚納子朝故以王命討之而主劉子晉人雖已辭蔡王師實未解也但諸侯皆有懈心王師亦不能聲罪致討第侵之而已春

許之甘心事楚其亡固宜然亦鄭實驅之不得以此為許罪也況名陵之會許已就盟乎大夫而滅國春秋所尤惡也許男之不殺則游速之罪似稍輕而沈子之不會名陵則公孫姓之師似猶有名也

二月公侵鄭公至自侵鄭

傳稱周儋翩率王子朝之黨因鄭人以作亂于周鄭于是伐馮滑胥靡負黍狐人闕外晉閻沒將戌周且城胥靡故公為晉討鄭則是役也助晉以奬王室也

秋大雩　冬十月癸亥公會齊侯盟于黄公羊作晉侯

齊魯至是始盟夾谷之會必未盟也故不書盟

十有一月丙寅朔日有食之　公至自黄

十有二月公圍成公至自圍成

是時三桓惟孟最弱而懿子兄弟又嘗學于聖人苟欲墮之亦易為力何必以兵事煩公觀襄十六年成郛之城原以備齊則公斂陽所云墮成齊人必至于北門者此亦實語非托詞也成既不可墮則變易守

躒曰三臣始禍而獨逐鞅刑已不均則鞅之書叛以拒君命也夫三臣之罪同而獨加兵于鞅者以鞅之專戮實為禍始也且晉陽地險兵強恐其據之以作亂則為晉之患耳

冬晉荀寅士吉射入于朝歌以叛荀寅下公有及字

晉侯聽荀躒之言遂舍鞅而伐范中行氏是范中行可伐也鞅未逐而伐之此范中行所以不服也至于伐公不勝而奔朝歌比于趙鞅則為效尤而更甚焉

總惡齊之黨叛也傳稱鄭救朝歌此反不會者其交
素固不必復會也

天王使石尚來歸脤

傳云戎有受脤又云受脤于社周禮大宗伯以脤膰
之禮親兄弟之國大行人歸脤以交諸侯之福是禮
有受脤亦有歸脤也但定公立十四年未嘗遣一介
于京師而天子千里歸脤春秋書此亦大有感矣

衛世子蒯聵出奔宋衛公孟彄出奔鄭

日以踈而魯君之越禮日以甚矣

秋齊侯衛侯伐晉

齊衛助叛何以稱伐必以衛貢五百為名而聲趙鞅之罪也以晉之受伐見晉伯之衰以齊之助叛見齊之不足以復伯王法亡而伯令亦亡春秋之變於是乎窮

冬仲孫何忌帥師伐邾

二年春王二月季孫斯叔孫州仇仲孫何忌帥師伐邾

之怒亦可以善辭解也何必殺執政以說蔡之無謀
亦已甚矣故傳言殺公子駟而後遷經先書遷而後
書殺者言既失其國又失人心不旋踵而身受其禍
有由然也

三年齊國夏衛石曼姑帥師圍戚

以子拒父至于興師則靈公之命之與蒯聵之謀弒
其事之有無皆不必論已輙之天性已滅然莫為之
助猶畏大國之議其後未必悖亂至此故曼姑主兵

而春秋首國夏者蓋以此也廬陵李氏曰此與宋華元圍宋彭城相對宋事以晉首兵者善晉之討逆也衛事以齊首兵者惡齊之助逆也故彭城書宋以彭城歸宋也戚不書衛不以子制父也

夏四月甲午地震　五月辛卯桓宫僖宫災

商之三宗周之世室皆有經典明文胡氏以子孫不得選擇祖宗固非然諸侯之有世室必有功德於天下自天子命之而後可魯廟之親盡而不毁者有桓

四年春王二月庚戌盜殺蔡侯申（殺公穀作弒）蔡公孫辰出奔吳

凡大夫弒君君雖無道無不書大夫名公孫翩書盜非賤翩也賤蔡昭也賤蔡昭者以失人心而賤之也楚之強齊晉不能制蔡昭用吳以亂楚而楚為之大困不敢報怨於蔡者十二年蔡於斯時能內修其政教死守之自可以固吾圉也既受制于吳而失其國又誅逐其臣而大失人心至於變起倉卒而莫為之

去年城西郛此年城毗杜氏皆以備晉葢晉方伐衛
衛在魯西故有震鄰之懼也
夏齊侯伐宋
洮之會至此六年未有衅端齊忽興師伐宋豈以宋
人伐曹執小邾子故託是討之以圖伯與齊景耄矣
妄圖何益
晉趙鞅帥師伐衛
輒以子拒父而趙鞅伐之師出庶幾有名故晉自侵

七年春宋皇瑗帥師侵鄭

此報定十五年罕達之師也左氏以為鄭叛晉故夫洮之會宋亦叛晉矣何以責鄭葢自齊侯伐宋之後宋必復親晉以求援故此之侵鄭以叛晉為名其實則討鄭之納叛也不以納叛為名而以叛晉為名反不足以服鄭故不書伐而書侵

晉魏曼多帥師侵衛

趙鞅前書伐衛矣此復書侵者其志不在討衛而在

宋人圍曹　冬鄭駟弘帥師救曹

高氏曰鄭與曹睞救曹非志於義欲報皇瑗之師也

謝氏曰曹病于宋久矣大國莫之援僅見于鄭安得

不書救以予之

八年春王正月宋公入曹以曹伯陽歸

宋之入曹猶魯之入邾其國未滅也雖以曹伯歸而

曹之臣民猶據其國以待救未嘗服宋十四年傳向

魋入於曹以叛是曹未服之証也故書入而不書滅

以存曹也

吳伐我

家氏曰不書救邾者茅夷鴻以利說吳吳說於利而動也後且執其君而擾亂其國何足言救乎謝氏曰不至國都則書其鄙至國都則書伐我按外伐惟書國魯則別而書之所以詳內事也哀公以前無不書四鄙者唯此年之吳與十一年之齊以伐我書見魯之結怨於鄰者深也吳雖無怨以邾人激之故也與

齊之取讙闡也左氏以為季姬未歸故齊以為討其
歸讙闡也左氏以為季姬歸而嬖故因季姬而修好
事或有之然其取之也必以邾子之執為名其歸之
也亦必以邾子之歸為名聖人嘉其歸田之實即與
以存邾之名有所不靳無非成人之美而已書歸不
書來比于鄆讙龜陰則非感於義也書歸不書我比
于濟西則非狥乎私也
九年春王二月葬杞僖公　宋皇瑗帥師取鄭師于雍

丘

廬陵李氏曰觀左氏所載使有能者無死而止以二人歸則殺人多矣春秋之末取師者二謝氏所謂著其禍之大者是也隱十年鄭莊所伐取者三國皆書人則猶未至於取師也

夏楚人伐陳

六年吳伐陳楚救之不克何怪乎陳之即吳而伐之數數不已宜陳之終不服也

其遠邇者即孟子所云粟米之征後世所云田租也
國語所云賦里以入而量其有無者即孟子所云布
縷之征後世所云户調也田租之入雖有上下無不
征也户調之不齊有不可盡征者鰥寡孤疾則免之
惟通一丘以為計則有或不供之里無或不供之丘
故曰丘亦足也魯雖變法古意猶未盡亡今兵興日
煩户口凋落賦里之法遂壞而一切取之于田于是
鰥寡孤疾皆不得免是之謂用田賦詩云哿矣富人

星孛東方者東方悖亂田氏簒齊越人滅吳之徵也

盜殺陳夏區夫區公作彄

與盜殺鄭公子騑同義皆所謂負且乘致寇至者也

十有二月螽

九月之螽以害稼書十二月之螽以恒燠書然害氣所生亦必有傷于物如宣十五年冬書蝝生自不同于書無氷書李梅實之類也劉向以此爲恒寒之罰

殊謬